

摩洛哥,飘香的薄荷茶

楼耀福

一部由英格丽·褒曼和亨弗莱·鲍嘉主演的《北非谍影》让我对摩洛哥之行充满向往。当我坐在卡萨布兰卡里卡咖啡馆,用银勺搅动一杯浓郁的咖啡,耳畔响起影片主题歌的旋律时,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因为里卡咖啡馆的一杯咖啡,回到宿地,我转侧难眠。我想,在不产茶叶的摩洛哥,咖啡是不是这里民众的第一饮料?之后,我的行迹所至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无论在卡萨布兰卡还是在首都拉巴特,无论在童话般的蓝白小城契夫斯安还是在八百年前菲斯老城区……见到的摩洛哥人最爱喝的是茶,薄荷茶。

薄荷茶堪称摩洛哥的国饮,制作较为常见的一种是将绿茶(有的是茶末)煮沸后滤清取水,倒入装有薄荷鲜叶的玻璃杯中,加白糖拌匀。我在酒店,在街头巷尾,乃至大西洋海边的帐篷下,所见摩洛哥人津津有味的,大凡都属此种。车水马龙,行人熙攘,因为这一杯薄荷茶,当地人能在路边坐上半天,任时光缓缓流逝。也有比较讲究的,绿茶的等级高,茶器也相对华丽。相传在十八九世纪,摩洛哥人就开始喝薄荷茶,但在当时,只有贵族及富裕人家才有这种享受。

在摩洛哥的茶馆,炉灶上,沸水在大锡壶里的“突突”作响,冒着腾腾的水汽,老板娘从麻袋里抓出一把在中国看来很一般的炒青类绿茶,又从另一只麻袋里取出一块

白糖,碎,再抓一把新鲜薄荷叶,一起投放进另一把小锡壶中。她提起大壶,将滚烫的沸水注入小壶,放到炉上煮着。水滚两遍后,她将小壶已熬成的薄荷茶倒入杯中,让客人品饮,一连串的职业化操作很熟练。将茶与薄荷叶一起煮,彼此间的交融渗透会更彻底些,茶汤也更厚稠,比较适合一些老茶客的口感。

我在大西洋边的茶室里,在街头商铺门口都喝过那种比较普通的薄荷茶。有一天在菲斯古城,却享受了一次规格较高的品。

菲斯是摩洛哥一座古老的城市,褐色的围墙依然显示着当年的雄伟气势,市街规模之大为世界罕见。古老的传统工艺技术保存和流传至今,千家以上的手工艺店在狭窄的巷道之间琳琅满目,几百年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没有改变,是一座活着的古城,活生生的博物馆,被美国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浪漫的十大城市之一。我们参观了四处传统手工作坊,一家是铜器店,第二家是皮革染料坊,从上往下看,染料场中大大小小的各色染缸蜂巢般集中在一个广场,染工们在阳光下劳作,堪称辛苦,染料和皮革的气味几乎让人窒息。

匆匆地参观拍照,算是到此一游之后,因为受不了这种奇臭,我向导游宝马要求提早撤退。宝马听国内旅行社介绍后,就把菲斯的地陪向导叫来,嘀咕了几句,让他陪我们先带我们去午餐的饭店,在那里等大家。

推开饭店那扇厚重的木门,我闻到了香味。这种茶与薄荷互为交融的美妙香味与方才皮革大染坊的奇臭相比,真是天壤之别。我愉悦无比,目光循香巡视,饭店的老板正在独自品味薄荷茶,很享受的样子。老板很客气请我们坐下喝茶。

我细细打量,他的绿茶是中国的一种珠茶,是安徽泾县的涌溪火青,还是浙江绍兴的平水珠茶?由于语言不通,无法交流,但品质明显比较高。这种享受型的品茶,对茶器茶具、水和水温乃至茶点都很讲究。倒茶时,老板将银壶高高提起,将茶水缓缓倒入精美的玻璃杯里,滴水不漏。在我这个来自茶的国度的茶客面前,他有点故意表演的意味。茶的醇香、糖的甜味,薄荷的清凉爽口在主人的冲泡下得到了完美的呈现,薄荷茶这时成为两国爱茶人之间友谊的媒介。

在摩洛哥旅行的半个月里,当地人对薄荷茶的钟爱,让我难忘。我曾好奇地向宝马其中的缘由,宝马哈哈大笑:“你是写茶的作家,你应该比我更懂。中国有中国的茶文化,我们摩洛哥有摩洛哥的茶文化。”

他说得没错,小小的一杯茶,在任何国度都有着大学问。宝马还告诉我,虽然摩洛哥人喜欢喝茶,可是摩洛哥不产茶,3000多万人口的摩洛哥,每年喝掉的五六万吨茶叶,绝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。与中国茶的历史,也许要追溯到19世纪,那时摩洛哥是许多欧亚贸易商人往返的必经之路。

在天气炎热的摩洛哥,薄荷茶清热消暑。离开菲斯我们将进入撒哈拉大沙漠,有薄荷茶打底,我们可以抵挡撒哈拉大沙漠的滚滚热浪。

受了鼓舞,得了力量,一下子就蓬勃起来,叶子肥肥厚厚,饱满地绿着,那绿,像是流动的汁液,马上就要滴落下来。

只靠瓦间的一点点尘土,一点点雨水,瓦楞草就活得滋润,活得昂扬。祖母常说,人啊,难得觉得过不去的时候,就抬头看看瓦楞草,心就能宽了。这话,在我父亲壮年因病去世后,她常对我母亲说,其实也是说给她自己。

瓦楞草也是草药。有一年,我全身长小疙瘩,去镇上的卫生院看了,拿了些药,喝了,不管用。祖母让大伯父到屋顶采来一些瓦楞草,在铁锅里煎成汤,让母亲给我擦身子。擦了几次后,那些小疙瘩居然神奇地消失了。

如今,乡间很少见到瓦楞草,因为老屋很少看到了。它们和老屋一起隐于时光深处,在那里,老屋依然矗立,而它们,仍然蓬勃如初。

隐去的瓦楞草

曹春雷

祖母家老宅屋瓦的修缮,通常由大伯父负责。小时,有次我问他为啥不将瓦楞草拔掉,大伯父摸了一下我的头,说,拔了,屋顶就光秃秃的,就让他们长着吧,好看呢。

大伯父的二胡拉得好,没事时,他常坐在院子中央,对着屋瓦,将二胡拉得悠扬顿挫,檐下的麻雀,瓦间的草,还有坐在旁边支腮凝听的我,都是他的听众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瓦楞草学名叫瓦松,耐旱耐冻,生命力极强,属多肉植物。平时不起眼,颜色蔫蔫的,淡淡的,在瓦间不显山不露水,但夏日里,一场雨后,瓦楞草好像

我和朋友聊起故乡,说起瓦楞草,一说出这个名字,我心中就如湖水中被丢入了一枚石子,涟漪久久不息。

“瓦楞草”,是和往事维系在一起的,一经说出,我心中就会立刻浮现出故乡的那处老屋。老屋很老,老得连祖母都说不清是谁建的,何时建成。足够老,瓦间才能有瓦楞草。瓦楞草是喜旧厌新的。是谁种下的呢?不知道,就像野地里雨后的一汪水,如果这汪水存在的时间足够长,那么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,有小鱼游动在里面。如果非要给这种现象给出一个理由,只能说,这是大自然的杰作。

以前的乡间,瓦楞草是常见的。那时老宅多,墙上辛辛苦苦建成,一代代传下来。若是漏雨了,就搭上梯子,小心地上房去,将坏瓦替换下来。修修补补又一年。

那天,警车送我

章绍岩

封控期间,奉行“没事少出门”总没错,不为疫情添乱。可是,我还是出门了。想进菜场,为老婆79岁的生日买寿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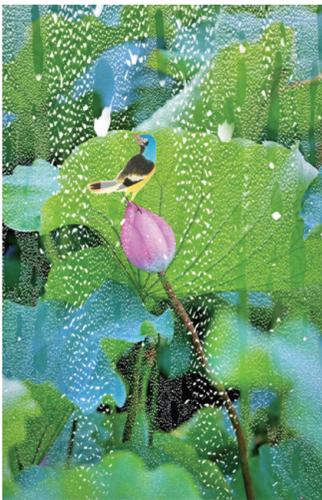
我提前做足功课:备好儿子买来的N95口罩,拿出女儿快递来的蓝色防疫手套;一次不落地在小区做核酸检测。临出小区,再次查看随身码为绿色,核酸检测为阴性;又向小区网格长请教如何用手机扫描健康码乘公交,我还不忘记带上身份证。

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出小区大门。心情特好,不由得在心里朗诵起小孙子写的抗疫诗歌:“曾经,我梦中的远方,是沙滩、碧海、蓝天,与那狂热的阳光……”在公交车站等了足足55分钟,才迎来了车。售票小伙提示:“扫码,出示。”我慌不迭地背诵着顺序,操作着。小伙说:“下去,过期了。”疑惑间,我一屁股瘫坐在位子上。车到下一站,小伙又要我下去,我的倔劲上来了,寂然不动。驾驶员过来说:“再不下车,我们只能报警了!”

警水果真来了。一位警察,两位辅警上了车。警察问:“谁?”我在车位上循规地举手示意:“噢,是位老爷子。请给我看看身份证。”我的满头白发,已揭示了我的年迈。“啊呀,您还是位30后?高寿。”整个车厢一下子放松了气氛。“您去哪儿呀?”我指指跟前的购物手拉车,说:“菜场,买菜。”当他得知我儿女都在外地时,关心地劝诫我:“您84岁高龄了,让社区帮您去买,别出门了。”那可不

敢,社区干部和义工忙得累坏了,已解封了,不敢再麻烦他们。”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婉拒。“那么,您报上菜单,我买后给您送去。”这句话说得诚恳,却让我惊愕不止。“那更不敢,我那不是滥用警力了。”警察笑了:“老爷子您可真会上纲上线。那请先下车,我帮您解决,相信我。”警察搀扶着我,吩咐辅警帮我提着手拉车,我朝全车厢的乘客微微躬身致以歉意……

警察搀扶我在车站长椅上坐定,一位辅警骑车送来了抗原检测试剂。“我们用警车送您去菜场,但也要先做抗原测试。”我点头表示理解。测完,我起身想去丢掉测试物,警察却抢先双手接过去:“我来。”我挺不好意思。然后警察问我去哪个菜场,听后略一思索,又问:“人乐?您老回来咋办?”我说我走走歇歇,能行。他摇头说:“您走不动的。这样,您买好菜后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,来接您。”我诚恳地感谢,一旁的辅警插话,说前面不远的期昌路有一片菜店,他骑车先去看看有没有菜供应。一眨眼工夫,辅警回来:“有很多品种。”警察要用警车送我去,我坚拒不从。在辅警的陪同下,我进了菜店。菜品类多多,还有鱼,有鲮鱼。我惊喜地买到了面条,仅剩的七两,够两碗寿面了。整个



守得莲开结伴游

金南健 摄

華亭風

徐国秀书

过程辅警跟随着,一旁不停地为我递上包装袋。我瞥见有顾客闪烁着不解的目光。

出店门,协警不容我辞谢,愣是把我请上了等候在外的警车。只两三分钟,警车就驶进了我居住的绿洲华庭小区。老婆倚门等待,见警车在她面前刹车停下,顿时一脸惊恐。我急忙下车解释:“莫慌莫慌,是警察叔叔送我回家。”转身想致谢,却见警车已走。但我记住了,这是方松派出所的警车。

警车拐出我视线的时候,我想着小孙子诗歌的最后几句:“只要有颗信任的心,还是能感受到春天的勃勃生机,那时,我的远方,终究洒满阳光。”

三个花盆一盘菜

陆金美

浇水、拔草。付出总有回报,种在盆里的莴菜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期盼,四五天时间,它就长出了秧苗,嫩嫩的秧苗顶着细碎的泥土,探头探脑地钻出来,四处张望,仿佛是在看眼前繁华的城市,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。

自从在“空中菜园”种上莴菜,但凡我们夫妻出门在外,总心神不宁,老惦记着家里的“空中菜园”,总会想办法赶回来,站在车库顶上看看努力生长的莴菜和嫣红的叶子。

难忘乔老爷

马信芳

惊悉95岁的乔羽先生6月19日在北京逝世。我们这代人唱着他的歌长大的——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我的祖国》《思念》《难忘今宵》……不论是老歌还是新歌,一首首脍炙人口,流传大江南北。我不由想起在上海曾与他相见的时刻。

那是2007年,乔老爷(我们爱这样称乔羽先生)80岁生日前夕,他与夫人佟阿姨(佟琦)来到上海。作为佟阿姨的老朋友,深圳特区报上海记者站站长刘晓萍请他们吃了顿便饭。乔羽一生充满传奇,有许多人生故事,都如同他写的歌词一样,令人感动。作陪的我有了一次当面向他求教的机会。

乔羽是山东济宁人,祖父是清末秀才,所以从小饱读诗书,这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46年,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引荐下,他进入北方大学就读。1948年毕业后进入华北大学三部创作室开始专业创作。1949年,乔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不用说,我最熟悉的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当小学生时,不仅会唱,还指挥过。那天我才知道,这是他27岁时的作品。1954年,他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创作的插曲。有意思的是,同年他还收获了爱情。乔羽创作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时,命运使他与佟琦相识,从此两人相依相携,共同走过了68年的幸福时光。

电影《上甘岭》的插曲《我的祖国》经郭兰英演唱后影响更大。那天乔羽先生详细叙说了创作经过。这是1956年,他接到创作任务火速赶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。导演沙蒙说,《上甘岭》中应该有一首好听的插曲,表达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爱。他希望,就算人们没看过这部电影,也能记住这首歌。那天,乔羽看过《上甘岭》样片后,很是感动。但不知怎么写?直写战争,从炮火连天中很难反映。对,可从炮火停息中抒发。但如何下笔呢?几天后,突然下起了雨。这时乔

薄荷一盏消暑凉

钟穗

薄荷,受到国人的钟爱,已历千年。或许是它们的清香,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美妙感觉,古人常将之当成香料,随身装在小布袋里。而于我而言,之所以喜欢这种植物,一则源于它们优美的发音。薄荷,薄荷,似乎只要清韵袅袅地唤一声,便会有饱满的甘冽满足,充盈于唇齿间。二来就是那份空洞透彻,像煞一潭冰泉的香,几乎没有哪种香,能有这般纯粹。

只是气味这东西,难以描摹。有喜欢的,自然也有厌恶的。以薄荷为例,它们不仅极不讨牲畜之喜,猪不食牛不嗜,鸡鸭也不愿沾边,就连娃娃也受不了,这份凉凉底底中藏着辣,颇有些无法理解的味道。记得当年,小姨递给妹妹一块薄荷糕。结果她吃进嘴没多久,就悄悄吐了,说是有股子怪味在里面。

工作后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从同事处讨得几棵薄荷幼苗,顺手种在了院内,也将它们的青翠娇人和清新芬芳,带进了家中。

薄荷并非娇气的植物。自从栽下那几株苗,我再未去关心过。确切地说,压根就没打理过,任其自由生长。而辗转来到家的它们,却依旧按着自己的秩序,安心地扎下根来。

黄梅季节的天气,不时风狂雨骤,打得薄荷枝叶歪歪倒去。然一待风停雨歇,它们便挺拔如初。等到入伏后,薄荷进入生长期。枝蔓生,叶繁茂,油而蓬松地将院子一角装扮成一个清素世界。

薄荷似莲,虽没有那般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但同样中通外直,亭亭玉立。清风徐来,长了密密小疙瘩的椭圆形叶片上,仿佛有柔和绿光随风流动。该种如诗蕙蕙,真能将人的心扉染绿。更不用说,不时飘来的缕缕郁香,漫漫浸润了整个小院。此份自然生

羽站在长影小白楼的走廊上看雨,看到一群小朋友正在水中嬉笑玩耍,一下子打开了思路。“万里长江波浪宽”,第一句歌词脱口而出。后来大家觉得“万里长江”太具体,于是乔羽将它改成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,这下就把战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托盘而出。乔羽用朴实而真挚的情感,为我们描绘出了伟大祖国壮美的画面,同时也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说到毛阿敏原唱的那首有名的《思念》。乔羽先生告诉我,其实,他从1963年就开始创作了。灵感来自于那年初夏的偶然一瞥:当时乔羽刚从下乡蹲点的河北省沙河县回到北京,进屋一打开窗户,便有一只黄色的蝴蝶飞了进来……这使他灵感大开,但写上两句就停下了。26年后,他又遇到蝴蝶飞进窗口的那一幕,于是,思绪重新展开,“你从哪里来,我的朋友,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……”这样饱含深情和思念的歌词从胸中流出。经过谷建芬的谱曲和毛阿敏的演唱,这首歌迅速流传开来。

和《我的祖国》一样,响彻大江南北的还有那首《难忘今宵》。1984年央视春晚直播前夕,导演黄一鹤找到乔羽,请他在一天之内赶写出一首主题歌词。乔羽问,谁来唱这首歌?导演说,是李谷一。乔羽说,那我来写。乔羽说,他过去的创作一般没有时间约束。这限时限刻却成了难题。然而乔羽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,写出了“难忘今宵,难忘今宵,无论天涯与海角”和“共祝愿,祖国好”这精彩的歌词。当李谷一唱响这首表达人民共同心愿的歌曲时,全国振奋了。从此《难忘今宵》成为历届央视春晚雷打不动的大轴戏。

大家都说,乔老爷人品好,处处为人着想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佟阿姨告诉我们,他称得上是位好丈夫。乔羽和佟琦性格差异比较大,生活习惯也不同,然而他们却相互包容,相濡以沫一路走来,过了银婚又过金婚,从未分离。他们生有二子一女。两个儿子都成了词作家。大儿子乔鲸创作的《离不开你》《就在今天》,小儿子乔方写的《红旗飘飘》《奥林匹克颂》,都是歌词中的佼佼者。

乔老爷走了。他的经典作品将永留人间。

发,从身心深处都能感受到回荡的清涼之气,宛若一个女子怀抱琵琶,风韵万种。

《本草纲目》说:“薄荷人多栽蒔,二月宿根生苗,清明前后分之。方茎赤色,其叶对生,初时形长而头圆,及长则尖。吴、越、川、湖人多以代茶。”薄荷的嫩芽,放进沸水里,会跟茶香混合成另外一种清淡的味觉。在种了薄荷之后的日子里,我逐渐养成了饮薄荷茶的习惯。

古今之人,痴茶者无数。然茶叶需经揉捻烘焙,而薄荷则不然,随摘随泡,既新鲜又方便。

酷热的伏天午后(于阳光照耀下,薄荷蕴含的油会上升到叶片里),伴着鸣蝉的高歌,先到院里拽几片薄荷叶。莫看这小小的薄荷叶,刚采上就能在鼻尖荡漾出绿色芬芳。之后,到灶上煮一锅水,将洗净的薄荷叶,扔进正沸着的滚水里,稍加些许白糖。

眼瞅着,那碧绿叶子在水中忽沉忽浮,随意荡漾。沁出来的颜色渐渐将水染得晶莹剔透,一股素雅清透的香气盈满整个灶间,将之熏染得分外明净。

薄荷茶不宜趁热喝,须得静静地将其之置凉。就当窗外的日头烤得人头昏脑涨欲打瞌睡时,取来瓷杯,倒上一抹碧色的绿,放在院中树旁的小桌上。而后斜躺到藤椅上,于枝影摇曳的树阴下,翻几页书,啜几口茶,没有姹紫嫣红,只有润泽心灵的闲适光阴。

杯中的薄荷叶,此时已完全舒展开来,润在水里,薄而轻盈,淡而飘逸。呷一口,缕缕自然的清冽之气在胸口回荡,如雨后新晴般舒爽。从感官到嗅觉,霎时都为之作俘虏。那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通透感觉,不仅冲淡暑气,沉淀浮躁,还将眼下这淡然时光,诗意地悠长悠长……

我退居二线,闲来无事,就想做个新菜农,但我生活在城里,没有田地,还好,我家车库顶上有个很小的阳台。为了安全起见,我请做铝合金的师傅焊了一个围栏,然后到花卉市场买了三只花盆,正好放在围栏里,既不影响市容,也不干扰别人的生活,以后我就安心做个新菜农了,在这三只花盆里快乐地耕种。

一大早,我开车从几百里开外的老家弄回两塑料桶的泥土,把它们装卸在三只花盆里,清杂平整后,站在阳台上,看着自己的“空中菜园”,心里美极了。

立夏那天,妻子问我,你的空中菜园头茬准备种什么?我说选儿时大人给我们猜

的谜语:“夏时细来秋时粗,有红有绿又吐彩,米饭沾它染胭脂,吃完之后嘴唇红”。妻子听后,答道,种“汗菜”。老老人都喜欢长莴菜,一般长绿莴和红莴两种,他们称莴菜为“汗菜”。很快她从老家带回了一把红莴菜种。我用小铁铲子把三只花盆里的泥土翻挖平整后,妻子把莴菜籽放在一只旧的瓷碗里,蹲在阳台上,左手端碗右手抓一点莴菜籽往花盆里慢慢地撒,细小乌黑的莴菜籽从指缝间流出,像一个个俏皮的小精灵,翻身钻进泥土里。撒完种子后,妻子又把买来的菜籽饼与一些细泥掺拌起来,然后撒在三只花盆里,算是盖上一层肥,浇足了水。我就像呵护自己的小孩一般,每天早晚在“空中菜园”里劳作,